

七
修
類
稿

七修類稿卷之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內官專權

內官專權自古為然 本朝宣德前無也正統間王振大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廣正德間劉瑾然年久害大惟王振也蓋英廟幼冲即已擅柄第為張太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騷動矣固國家之大數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也曹李雖權傾一時九卿執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公卿多為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

之謂致人之死尚寡焉劉瑾則又假公成私查錢糧完勘合動輒抄拿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徃徃罰米枷號有錢則生無錢則死矣內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日朝罷見御道上一紙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暑死者數十人餘又下獄後王振死於土木汪直下獄死李自服毒死曹劉俱謀逆死後之人當為之戒也

楊鄧鍾山詩

太祖初召會稽楊廉夫見令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願效華

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值一千貫今日庶寮方殷姑賜五百貫過日涂人鄧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燕既呈中一聯云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鄧以爲怒驚死於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然二人後俱以布衣卒

羅良

羅良字彥溫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討平之論功爲最奏授長汀尉十一年龍溪獄囚反殺元帥月魯帖木兒掠財焚舍良以兵擒之帥府版署漳浦主簿繼而賊吳仲海等殺千戶福良陷南勝等縣良又平之鎮將

舉授南劍土翼千戶是年夏天完將詹天驥陷龍岩等地逼取帥府郡縣印綬良裒所部兵巷戰折天驥等三人殺賊無算帥府上其功以良署新翼萬戶十三年福賊康子政圍逼省城官軍莫敢當帥憲兩府以禮致良良遂募兵千人沿海夜進直抵城下與賊死戰入城夜復引敢死士縋城殺賊營往返數日賊見藥箭驚曰漳州羅萬戶軍何以至此各散去闔解奏授印符俾長萬夫十四年泉州安溪賊李大等焚柳營江陷長泰等縣良潛濟江出不意四出追殺一賊莫能竄繼又南勝賊夏山虎攻漳聲勢甚急良率兵出戰賊之長泰龍溪賊相繼生發良皆平之州守遂引同攝州事撫綏其民十八年南勝賊李國祥挾潮賊

王猛虎等陷南紹屯府良悉平朝以良為漳州總管子又
實襲萬戶二十年天完將林國庸又攻漳之近縣良盡棄
遣府判柴十二等掩擊之敗去一時龍岩諸縣皆復二十
一年漳浦賊陳世民自比秦王陷漳浦近地勢甚盛良遣
同知劉君王萬戶帖木兒海牙等水陸並進擊世民走潮
賊衆自殺其首請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兼守
漳州二十三年潮賊金榮殺江西省平章朶列不花據城
為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潮諭之賊畏良威德盡獻所獲
印符潮之蜚艘出沒海嶼暴掠尤甚良檄同知劉君王以
舟師禦之賊惧威滅迹海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驛聽命
朝廷嘉其功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

都元帥仍守漳州尋命與江西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復潮
潮賊陳國珍搆合紅巾以拒良大發兵遣同知劉君王率
都事鄭衍等軍民職官數千人兵數萬分道水陸齊進俾
將張德趙璋戰沒軍士憤激連拔其砦三十追至朝陽國
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先是梅州偽指揮倪蘭與潮
賊椅角良板授義士候召鄉率鄉兵要截賊道執其帥以
降良每擊賊專以設伏取勝藥弩挫敵遠近畏其名為政
節用養士不吝民有控剋覈情剖理庭無留獄定賦必均
課農必慎漳始置屯田而無府署所歲漳泉鎮將率兵耕
穫歲終更代甚為民病良奏立萬戶府置千百長選吏給
印分田賜牛入耕出戰軍無多取人無遠輸食足兵強有

流來者必撫而衣食之故雖亂世漳則熙怡民樂為之用
各盡其力也每歲又遣僚佐具冊由海運糧抵遼東以給
行在官軍貢方物以資國用舉朝嘆異元主嘉其忠解衣
賜之特授光祿大夫進封晉國公先是二十二年陳友定
為福參政復汀州遂有據福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花所
收郡縣倉庫悉為家資不順者輒加殺戮威振閭中至二
十五年復敗我

太祖將胡添元以有功加陞平章遂發兵諸郡遠近獻城以
成竊據獨良卓然不屈梗於漳州慨然嘆曰噫賊乃人為
乎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為叅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是
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也可以

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授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而為家資驅官僚而為臣妾口言為國心實私家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今又竊據全閩背逆無道不為君誅將不為天誅乎有定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檄曰早降則終享富貴不降則噍類無遺良使三千人操強弓毒矢伏於江東險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警甚勿輕移勝地一夜有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寨佯言奪海州趨潮直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違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於馬岐山敗績仁遂歸

城連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儲蓄
可三日之需皆伐葉木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南道
絕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况國朝之事又已去矣
元帥守此欲為誰和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
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
先時有百夫長廬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
徵驍勇復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
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
後園三尺魚池殉節備伏自盡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
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強難以角勝若未吾義
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不念家今

海內之盜殺其父而子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
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
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戶羅三
亦罵賊不絕口死良長子安賓將兵救父衆散亦有刎壯
士從良死者百餘人有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
氏之死相與舁送于綠江之濱呼爲烈婦家噫良以一介
之民不俟王師惟以義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畧固已多
也耶其行政爲國勢當亂離雖文人學士世臣名將有不
能廢者良則優爲則其天分之高忠誠之才為何如哉逮
以部將遣其節制潛納賊兵遂至戰死乃天亡也而妻子
與弟守義罵賊凜凜亦死一門忠烈又爲何如哉余讀

史不收閩誌又畧故特詳考焉提其大綱畧為立傳以激
厲夫不忠不義不烈者

西茶易馬考

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
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孳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
以百斤作為二包為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
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
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
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
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
買私易者籍其園仍制金牌牌額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

面

滿州火把藏思果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百匹河

七

千七百五十四匹納馬三千五百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

等

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

斤

下馬五十斤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賞牌

匹

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既以茶馬羈縻而元降萬戶

把

丹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軍民號為土達又立哈

蜜

為忠順王復統諸番自為保障則祖宗有年之間其

肅

西寇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寇陝土達被掠邊

方

多事軍夫不充止將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

過

四五萬斤以易馬其于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略

案之地又為吐魯番所奪慶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
欲制西番使還城池須閉閘絕其貢易蓋以彼欲茶不得
則發腫病死矣欲斃香不得則蛇蟲為毒禾麥無矣殊不
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救也哉遂常舉兵擾我
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
為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
華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以蓋彼既恐其相欺而
此則商販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為之詞耳故尚書霍
詔有曰必須遣問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閘絕易非尔
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故閉閘制其
死命予則又曰仍當請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

有侵至於轉輸如舊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
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為典復久遠之
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攬邊民自宜拯救之不暇又復
興此迂遠之事乎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
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
易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克旃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為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為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
資而駕馭西番不敢援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三保太監

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
賜宣諭今人以為三保太監下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

靖難內臣有功者若王彥舊石洞也等後俱推為邊藩鎮守督陣以報之

祭祭衣冠

洪武初

實錄作
明衣非

太祖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熙祖恒皇帝

恒皇后

懿祖裕皇帝

裕皇后袞冕冠服令

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

祖陵祭衣冠告曰嗚呼昔日

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監福垂後嗣今也子孫繁

衍宅於宇內以統黔黎深思

皇考生前歲月之間思念

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

皇太子以持牲醴之奠詣

陵修繕敬整衣冠以伸孝思神其鑒之今泗州之

陵是也然

國初迷失每遣官止於泗州城西湖河壩望

祭後老軍朱貴詣闕畫圖貼說指其所在然後於其地為

陵乃建

德熙齋三祖之廟而衣冠之墓似在朱貴未言之先傳言沙

漲難識也

四夷館有八曰西八曰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
番曰緬甸曰百夷求樂所設也

三謙

國朝有三謙皆名人也國初有余謙在翰林宣廟時有虞誠
都御史英廟時有于謙肅愍公也

劉瑾

正德初年劉瑾等專權文職受害之至雙溪雜記載其初
橫之日九卿戶書韓文為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
監王岳等外助有閣老劉健等事理可謂周密至矣且王
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當從衆官之議

上允會天晚明日發矣柰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等遂號訴岳等

交通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見天顏矣哀號須今夜拿岳等

韓等父在東宮親密

上不得已領之瑾遂傳旨夜捕岳等自此司

禮兩厰盡屬八黨今人讀之以為事機之失毫厘之間憤憤以罪西涯殊不知西涯之罪固不能逃但正德初年慧星掃文昌已兆文臣受害特假此逆賊耳噫國家大數也

帝王功臣廟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風后方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馬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

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穆種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

問聞朝廷去元世祖并木華穆等五人

建文君

太祖一夕夢二龍闔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

成祖同戲建文着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便髡
縊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召視一刀一庶一牒有
勅曰欲生懷牒為僧密地去不然自盡遂焚宮去建文時地華陰縣地
道出東南似當時齊泰黃子澄知之而傳於人故

文廟靖宮之日以為匿於僧錄治南洲以他事禁錮之齊泰

追至廣德不及被擒

錄出叙

今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

曾居於此至今其廡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自川歷滇故

沐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於西平侯第晟之家

出錄

特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交趾相見於晟家嚴思不

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明日建文逃焉及

老遁至嶺南橫州壽佛寺屈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

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

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

出日新里手鏡

一日作詩

曰讀罷楞嚴磬顙敲咲看黃屋住團瓢南來瘴嶺千尋險

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袈龍袍百

官侍從知何地惟有群鳥早晚朝

出

遂為人覺奔往田

州土官慶自明爲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啓將若何答曰吾

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赴京號爲老佛至長安門賦

詩進

朝廷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淡作

雲氣

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渚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

休

出君記

英宗使舊中官吳亮最親幸者使審之建又見亮耶曰汝非

吳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肉於地汝伏地舐

食之何謂不是邪亮佯為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

出衛錄

又云在湖湘直入巡按之門坐地自陳巡按則曰我與汝

無名分矣因執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為盜官

司未捕園寺將署之建文特書黃布擲之曰

皇帝聖

旨令衆軍散官執而問之得實送之京

二說見孤樹叢談

恐皆非

也崩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謚

朝廷不從

出技

竟葬

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

出革除

仁宗立

仁宗柔順好文而漢王則英勇精於孤矢

成祖每喜漢王左右窺見則譖

仁宗者又至矣故有立儲未決之意問之鮮縉縉以立嫡以

長又好聖孫二語定之

鮮後為漢王

然既立

仁宗使

之番守南京矣中心不悅封漢王於雲南不肯行改青州

又不行惟欲南京遂順之

祖又暗使尚書胡濙出使訪之故立齊閑錄載胡嘗曰予

使外頗行

聖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德南京可多住幾

日試觀何如胡竟以仁明數事上之至十四年漢王私造
兵器僭用輿服等事露削護衛封之樂安然後召

仁宗至北京行在蓄德錄以解縉題虎詩云虎為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因是文皇感動而
召之誤矣

本朝封王

漢封諸王惟嫡世襲其爵餘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唐亦
惟世其嫡中葉以來爵亦寄虛名也宋封爵止於皇子其
子子孫不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却許應試至
有年深懿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

朝王爵封及二代子孫六世尚得為校尉餘有祿親親之恩

可謂隆矣不知數世之後尾大難掉故韓王一脈一府之
錢穀不足支也成化弘治間宗室有請立宗學者有碩辭
樞入試者誠高見也惜不能從嗚呼羽士充奉常蔭資補
外任此獨不可乎

渡江取關

至正十七年 天兵既取建業命將四出攻取京口毗
陵浙西等處時毗陵乃張士城之將張德為守徐達屢戰
不利

太祖聞而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皆扮為商賈暗藏軍器

順流直下時江風汎作舟為顛覆

太祖惶惧乞神忽見紅袍者拖舟轉仰沙上

太祖曰救我者何神默開曰晏公也又曰有舡可濟視之江下果有一舟來

太祖呼之即過以渡開至半江舟人執利刃示

太祖曰汝等何處客人知吾名否

太祖微笑而鄧愈應聲曰稍江毋送死耶我等圖大事者

汝欲富貴當降以去舟人曰汝非朱官人乎愈曰然舟人

遂拜曰吾輩江中剽掠昨夜聞人呼我弟兄明晚有朱官

人來授汝一生富貴今何知其豪傑也遂呼舡尾避者一

十餘人皆拜之問其姓名一為張赫後封旌海侯一為朱壽後封勳侯

功臣錄不知悞言也又吳四年二月湯和既定方氏欲由海道勝兵取福建遇藍面漁翁曰子勿殺吾指子攻之之路一宿倏抵福城降至崇安陳友定遣甯武戰和大敗參軍胡琛為亂軍所殺和正無計間而澳翁又至曰明日子與沐英捱次出戰明日湯詐敗繼之沐英夾攻甯武死友定閉門為和雲梯攻陷平關不過一月也嗚呼前之渡江神之救護

聖君如彼後之取閩神之助引名臣如此平治一統豈非皆天之所為耶

封晏公

國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抉故也以其與國同音

嫁禍於龍

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旨令捕盡然岸崩如故有老渙過
曰當以豕猪為餌以釣之約之而力不能起老渙他日又
曰四足爬土石為力爾當以甕通其底貫釣緝而下之甕
罩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
已而果然衆曰此鼃也老渙曰鼃之大者能食人即世之
所謂猪婆龍汝等吾告

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名曰晏姓脩爾不見後岸成
太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為云晏公遂封其為神霄王府
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予以爾雅翼曰鼃狀如守
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崎岸正符此

也又知晏公之封之本朝

七修類稿卷之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兩郭子興

國朝追封滁陽王郭子興乃

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今子孫世襲事實見功臣錄

黃蔡葉

初張士誠委第士信為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元明取第面姑蘇謀國時士信專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得新然三人黃

書生蔡業醫吳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辭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起乾癟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然後知其爲識也

英宗復位實錄

景泰八年正月 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安曰徒問不能爲社稷計於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宮十二日禮部會群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視朝也十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筆請復立茂陵本具十六日進待十七日面懇時閣下召石亨會本亨則曰上面有病且休激他蓋十三日 上召亨於榻前面受代行

郊壇之禮故知其重也時亭意以復立東宮不若請

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蓋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日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貞曰必伺獲密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衆軌象亟下拊軌等背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踧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柰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

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享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甞弁軌等莫知所為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輒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軍容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然無燈火軌等入見

太上皇帝燭出謂軌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耒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爲誰各對其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通福
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在輦前者武士以推擎有貞

上叱止之時輔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鍾鼓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

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又旨拿于謙王文棄市商輅爲民

餘人從編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

復立英宗之意故日錄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

襄王楊記會請立儲之疏都御史蕭惟貞改更建元良爲

更擇可知矣但圖富貴小人因衆推惑之際平日爲于謙

掌兵而不得遂私遂駕柎於公曰王于以差人迎立并害

亨等乘機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謀釀成其柎故楊

記爲當日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日錄曰王文之謀其實

未發此爲實也又溪雜記又以于謙之死固有貞之策而

李賢陰助之此則過矣予嘗得讀楊御史珪記陳閣老直
辨冤疏李學士啓天順日錄祝通判允明蘇林小記因糾
畧以爲前文中則全取小記蓋諸篇則言其前後事情復
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后

忠魂文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焉建
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親與其御史相接談其死事浙
江按察使王良亦因

文廟登極而死卽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
忠魂義魄千古不滅於此可見事詳載於萃忠錄

郭國嬪

郭國嬪諸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賢而能文

宣宗聞而召至宮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復書楚聲以
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
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
是則可悼也 又嘗幸一大臣家見其幼女甚都遂賜札命
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才質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中國氣象盛

北虜自古為患獨我

朝不維無納幣結親之事

祖宗時真可謂漠南無王庭矣正統時也先雖強橫時擄
而終則送還弘治間火節擾邊矣終為我師所殲嘉靖

有言囊又有中國人王三皆極驍勇者也古囊四次入元
被斬數百級王三誘而縛焉嗚呼

中國盛衰視夷狄之強弱也夷狄有人而猶且如此則
我

國家氣數之厚可見矣

內官冠帽

今太監之冠帽即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令內侍戴之而給使令於高麗使者之前使歸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有八十年為龍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公
廣曹文忠公孫陳芳洲公循商文毅公韓彭文憲公時謝

本齋公曰費鵝湖公宏顧味齋公鼎臣八人而已可以為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龍止六人則又過矣雖然此數也又不在於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為好漢衆以開平常公對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保不服每來擾邊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北尚耳晏然惟太原則有王保保也天兵至大原保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稱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於太祖綱目亦然疑其即是人也然讀功臣錄每傳有云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為倚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獨

書連書皆如二人惟清溪暇筆中辨以為擴廓即保保以
其世代為主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
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署
則保保即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
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應昌

帝遣李保保

李文忠也

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衛指揮王某者乃其

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
臣傳然終於臣節不降我朝則又似忠義也况遠去沙
漠不知所終歟王華川難於筆也歟

曹吉祥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

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者欽一旦恃迎復

英宗功既陞伯爵虎而翼矢憑意凌人錦衣衛指揮還杲與
寇都御史不勝其過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

反前一日

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征西欽以是日精兵已
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成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
吳謹謹告孫鏜進本達

上得不啓門五鼓欽橫殺於街舉火攻門也朝臣多避走

逮寇二公省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死比大明孫鏜
會出征官大戰於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亦戰死京師時
有詩云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

謂總兵
孫杲學士

叩頭如犬吠

謂李

尚書鎖項似牽羊

謂王

萬安叩首稱

叔恭順

恭順

當亮戰

一

塲寄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

見吾

皇予以詩固祇取笑於一時未足與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
鏜領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以固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卒流血

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

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衆圍

上不解群將計

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

遂服龍袍冠冕與上衣同對賊衆投水賊因是解後封

成為高陽王祠祀康郎山焉于光南陽人從

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鞏昌

陝西地名元將王保保襲

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

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事聞

上為震驚遣官祭以少牢今聞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

祖被圍滎陽時紀信詐楚出降而逃與韓成之事一也唐

劉威戍涇州被薛仁果所執使至城下約降威大呼曰賊

大飢秦王領兵至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韓成得封

侯血食子孫受爵而紀信無聞焉感贈公得謚子孫受爵

光於數事未有也吁剖符分封拔劍論功漢於功臣悉矣

何當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廟追贈享祀

聖朝報功之典至矣何於于光無贈焉二者胥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擅主權及籍家
資劉瑾者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
萬錠銀八百萬又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寶石二斗
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
金銀湯盞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面穿宮牌五百
金牌三袞衣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上珪印一顆
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
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者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
銀十匱金銀湯鹽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
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王帶二千五百束金繚環四箱珍珠
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一對
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銅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
闊屏五十三扛櫨七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
段足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二百二十扛鋤器磁器三
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銅鐵獅子
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
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乎胡
板八百斛珊瑚七八高以其爲侈著之史冊以金較之未

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邪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彥名原係謀逆太監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劫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鐸號風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為二十八營共有人馬一十七萬五千各授偽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對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於老營以大紅綵段書英雄吞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幾二百殺死總兵馮禎參將王杲都指揮王保詹濟潘紳同知郁采指揮知縣雜取數十員姦淫婦女磔劉克殘不可言也所過獄囚即放為助庫藏兵甲郎取為用又

每題詩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
幾回月下敲金鐙多少英雄喪膽寒之句大畧劉六劉七
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鐸楊虎多在河北山
東彼輩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楊虎
劉六劉七為水滄死齊彥名陣亡劉惠射傷自焚獨趙鐸
變僧逃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省延踰二年豈非數也
哉然不立官拒立此其賊也歟詳載守溪長語

黃蠟

嘗聞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末樂時歲
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八萬五千斤成化以後一十二
萬斤矣復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予讀之亦喟然以

為當國慮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齋三筆紀宋真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不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一也呼嗚財者國之命脉川如泥沙此宋之日入卑弱國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宴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朱泚為太常待漏光定寺間塔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

常作樂而聲應又侍帝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筆者曰菟遊麇臺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繼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哉若閩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註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且愛惡竄改於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而已是可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

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卽調京軍大同榆林每每殺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楫不通九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為漕運也後阿城宋尚書禮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匯於南旺三湖即古大野之地永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自此南北達會通矣可謂天地間
大功國家大利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
一後以微過

朝廷見疏故西厓諸公常有詩吊焉正德間始建祠於分水
龍王廟側即宋公用鄉民白老人之謀於此築閘處也今
人只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開故揭之藁

裴公澤
河通誌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

太祖^高命當為帝王後登極召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
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以遊天下

太祖遂寫詩於手扇曰有一老古叟曾中羅星斗許朕作
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特此一握扇天
下橫行走遊數年回語妻曰復命當死京師妻晉使勿行
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請蓋王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
有大難果是日因謀逆被擒連及日新以其推知故也
上問汝知已命乎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
洪武間因奏國家灾祥之數

太祖曰汝知自乎對曰臣死於緋衣小兒之手

帝即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之名裴嬰乃
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七修類稿卷之十四

枕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科場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以鄉試會試之式也歟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貳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錄亦尚與今不同前後序文

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永樂十年錄有城場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爲三甲選縣佐今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載從我

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章政使邵榮信國公湯和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張興侯耿君用楚國公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參議毛廣方渡江而附者一人魏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文忠義子一人西平侯沐英

大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鄧愈
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賜謚號國
公俞海通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
泗國公耿厚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公洪武末復追封賜
謚皆配享

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
孝已上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謚皆配享
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柰坐已滿回觀惟有土
神之几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

帝因出對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夜夢神曰

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

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觀建文死節之士可知矣餘冬序錄以為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

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錄載

仁宗時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寒義等議定各處額額

上
宮車晏駕

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

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為也口香
夫為國死為忠臣吾子為父死為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
子無出我右故笑之

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

日

太祖命有司往示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
卜壺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築城者
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晉為門主遂止

黃琬

憲宗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黃琬具奏請立為皇太子

上悅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

部尚書王躬有難色不得已亦署本上如所請於是出

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官受賞躬得所賜元寶頓足嘆曰此

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儕嫗死也時是泰三年五

月八日之事

英宗復辟

憲宗復正位東宮玠已死祭棺梟首

詳載廣西省志

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請復東宮郎

憲宗也故程學士礪序文云少保嘗奏立之文刺史湯抄亦

曰後

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復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湯太子錮南宮為于公之罪理宜誅之殊不知湯太子乃黃玠之族眾官迫於

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出於

帝出於少保况

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處閒足矣既回而揖遜讓位久之然後

英宗退處南宮豈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不觀迎襄之意自是王文觀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觀英宗猶豫良久曰于謨曾有功衆相顧未對有貞前曰若不置謨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為無名則此一言而公遂遇害果非徐邪又曰迎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蘇人也何不見蘇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過遂致顛倒是非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見其不知量也予著黃珖之事并辯漫抄亂言黃乃廣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

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爲此舉遂得釋復官

石亨姦黨

英宗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伐之罪都給事中王鎮等亦皆吠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精功不傳余得其彈文脩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爲奸臣謀為不軌等事嘗謂皆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王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才而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智而與兵權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乂王家却

乃肆為奸宄交結權宦挾

天子以令群臣對立黨私引亮邪以充庶位內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為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鐵商輅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竑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

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擡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誅鉏耨言官之口臺諫多為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數年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誦諛充位君子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遂使天下之人但知其王文而不知有

人主但知有于諛而不知有

朝廷忠良解體士義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咎徵屢

見構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獻諛言以熒惑

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

景泰皇帝不豫連日不能視朝豈意王文于謙舒良王誠等
不顧

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異圖包藏凶禍欲召外藩繼
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激湧中外危疑仰
荷

皇上俯從群臣之請入定大難柁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
於幾危成國家於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
之福皆基於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於存
殛誅亂臣必嚴其黨與凡如王文之黨固非一二人而少卿

古鑄參議丁澄為甚于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
都御史蔣琳為首又如尚書俞士悅邪妄深為慘酷殘忍
侍郎王偉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罷黜安示將來況當
撥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譙王誠舒良等
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并奸惡古鑄等誅其二
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
効其尤義上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
職居言路與此奸黨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

聖斷重具奏

聞此正月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散粥施藥

嘉靖二十年起 朝廷每歲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九經
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有瓦
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伍分銅錢十五文共貯綾錦計價
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哥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冀其
因隙以發未幾胡誅

上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親之車駕當西出公聞慮

上及揭奔衝驛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駛不能達
上怒不敬左右揭捉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

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觀之見其內伏壯士於
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
賜葬地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
從末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賴上猶未已也敬
四 上詈之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誰是反蠻

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動

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
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
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語諸役一受成筭而已後爲治張
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已
巳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一

慶死爾敢有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大體

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高里經吉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纔讀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劾李曉

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誅我不然彼何知官中事以硯擲之不中復扑以筆脫帽俯伏不起

上命扶出至東華門遇鎮撫曰若等諂梁芳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章瑾以寶石得幸

上命其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爰上疏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為刁鋸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餘之人何怒為之又常隨何罪餘抗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

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為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戲之又帶酒污
宮人搦遂持爪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露得脫明日
上疏隨被

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
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吳世心於蒼伯却同符之句又蕭
敬閑人知累

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當國甚懽時宜正德間內臣
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興安喇五亦俱可取
土木之敗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戊辰
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處山崩一處有

聲叫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黃河改流東向滄沒千家南京之燬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燬基生荆棘高尺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不與人謀而遂挾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從連夜傳旨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似無備文武大臣匆匆隨焉初至龍虎臺扎營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建牙象集上人心愈疑又明日過懷柔又二日過宣府日去一日非風即雨聲息愈急人情洶洶大臣七奏班師皆不報亦王振主之也時虜遁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柰公有勇無謀冒入鵝兒嶺寇則兩翼夾攻殺之

殆盡時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蓋此山舊有泉流入渾
未嘗乾涸至此適涸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得
見不行亦退圍我軍因而挫營南就渾河行未三里寇
之遂群譟而衝我軍頗頗無一人執戈相與枕藉任胡騎
蹴踏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曠尚書竟不
知死所也蓋北虜臨敵必待人動而後來衝使我師堅壁
未必如此速柰何天絕其水耶幸而胡虜貪利不專於殺
二千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騾馬衣甲器械盡為
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

平頭巾網巾

今里老所製黑漆方巾乃楊惟禎入見

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召道士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未爲定制前世之所無

二條

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馬書則侍從夜則直宿以爲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謂同寮重恩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為殿試則當在庚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為狀元姑蘇誌又以為金壽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如乙丑之榜吾杭花倫又有丁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為自四年始則為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福州人陳郊知天文傳臚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唱名乃郊

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并郊後復別取乃北人韓克忠為首楊升庵在本朝極博者亦以韓為辛

未與許觀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蓋世遠難知故耳

七修類稿卷之十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義理類

晉史列女傳未當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慙德故修晉史雖出於臣下夫豈不
過目哉其列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閨之禮者
四人焉餘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顗
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
於後實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
以何恨之言且聞叔與客談不勝則遣婢白之欲爲小郎
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

寶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迴文以感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列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喪天貞

予友劉知縣

敬宗

一日敝衣草履獨行遇諸塗予戲曰衣者

身之章毋乃褻乎劉曰子不知予當官時有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貞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華集有詩寄陳搏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尚耳如此益高劉言之不欺嗚呼仕路喪天真從來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兄弟異姓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與謹共族而誕又遠矣况當

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弟文壁

漢文壁

既同胞而

同仕於宋

為惠州知州

壁一旦降元曾不思兄何所為而我立

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

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以為詩史予以

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

耳弟乃無耻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壁與

文山乃再從予見文山寄壁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

吾兄故後文壁

壁子

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范陽

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曾從柔戍墨

談以爲第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其於
厓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爲詩人所
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
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爲人譏子昂誤矣予但曰此二
句即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狀之說昨觀其逸民古
詩一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牆非昨
夢鳳蕭龍管是誰家其自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
大頭腦處悲夫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為養子

事詳宋史

既立為帝

幽徙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已子而立順帝則順帝所為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誅矣然而復宋之仇絕元之統冥移暗奪世主沙漠昌大趙脉天報宋家亦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史氏有言風憲為不捕之猶將帥乃反噬之大是亦天之所以陰使也殂於應昌荒僻以西江寺梁為棺隨為我

國家岐陽王所襲此則報於文宗之后也自后妃以及金寶器物無所不獲獨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走脫亦天之不絕宋也我

太祖以其知天命而謚之為順被胡自謚為惠宗云

義之子昂

余嘗觀義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

朝廷又見明識遠畧又嘗見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諫不淺一則

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義之豈可以清談者目哉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義之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爲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詎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節耳

邪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為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第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第肇移書力勸之此皆以第諫兄又何說耶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礪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弑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死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歔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

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為帝已為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蛇報

世傳方正學之祖蔡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居於此幸符迂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數計一時盡掘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姪見有黑氣一道入座其後正學先生之滅族以為蛇托生而報之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左可笑也昨見江湖紀聞云吳珩帥蜀時以殺金坪叢莽悉奸寇匿中將焚時忽老嫗携子轅門告曰聞制置將

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母子久居頤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尔族吳叱之竟焚明日岩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黑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即曦也予意方之傳言或即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旌陽為誅鱗而得仙正學之父為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反以為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黃輩之誅夷抑又何為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為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曦為逆而族以為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楊國忠嘗以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檻射香和泥為壁至壯
冊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
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
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
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惟紅雨似實於朱
蕉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稹之落梅
香雪浣蒼苔東坡之卧海棠泥污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
雪花四出剪鵝黃是皆真以花為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
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為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揚之香
而過王之四雨矣

夫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年刑
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勝之矣吾
執是叅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應亦同年月日時旣貴而
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未見其有勝者意又或
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
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
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顯推而驗之者又何歟前定之
數又何歟噫此造化之妙不可通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
矣推而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桎

元四明陳子桎作通鑑續編書

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

舊書周主為鄭王

雷忽震兒子桎厲聲曰

老天便打折陳桎之臂亦不換矣翼日又夢至一殿中有衣黃如王者起坐謂子桎曰朕何負卿乃云朕為篡耶子桎心知為

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耶死史貴直筆也後陳為我

太祖所戮人以為報予以

太祖戮之非報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而何雷聲之震偶相值耳苟有是夢

宋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

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

唐太宗之托夢溫公又何曾有所廢耶且續編末論宋亡而

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為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一
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國號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復為
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
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皇初謂冬復為春世復為
元諛謏張大謬妄牽合謂之直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
道得罪名教何如哉

太祖驅胡而清華政其所以當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唐李淳風作也予嘗於萬都憲五溪處見之杳
難明驗因而告曰記憶宋禁識書犯者曰衆藝祖特以此
書系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惜其先後

身三才三
不復可驗遂為棄之此或是歟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
不觀可也

山水真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
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偽耶昨讀杜詩題蜀道畫圖有曰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為真矣又讀曾吉父
詩云斷崖帶偃樹小雨郭熙山豈非又以真者為否乎據
此古今胥可笑也

織屨

韓非子云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
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

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
無窮其可得乎予以此卽齊王好羊而抱琴於王門顏驥
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謂鄧林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悖
矣荆山之璞產於瓦礫之場則非矣士之不過豈非命歟

君臣難全

里宗老叔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
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全史可知

人中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精人以五
氣鼻受之地食精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中故云若曰
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雙自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

可名爲數中矣

人神尻神

人神逐目流行於四肢有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衆人頭法天足法地尻者尾氐也居脊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有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故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望血色

雪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母
反本也故雪色白血爲陰而雋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
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狐之應心
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靜也
故狐之心畏懼而怕痒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
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
果令人追之旣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

矣遂罷追予堂堊其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馬融又安得
為大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
公學燕草不成而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
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
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
之歟哉

二琰不當取入列女傳

卷之八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
贖歸音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辨
琴絲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哉所謂
大本已失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渾渾嘗與之同坐齊

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
生子不翅如此參軍渾躬淪也誅心欲淪何其淫也不滿
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
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
心火火炎止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
枝故側生鬚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
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色也老盡白者血耗
而氣存之時矣

胎妊生物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第幾即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遇庚第九故東方九炁也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爲受氣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富貴易溺道義難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淺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禮幣無誌銘太甚而史書非諛諛日盛而風俗簿在上者好古矯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直欲痛哭流涕也王文憲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疎三年三月決榮枯意欲復古治尚漢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數故鼠孕一月猫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數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數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

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為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豈生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也

惡俗

舊聞温州樂清近海丐戶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於養贍也弘治間為上司治以大罪而絕近聞湖廣地方多有子方十餘歲即為娶年長之妻其父先與婦合生子則以為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已十餘歲矣

予意此皆山海島夷之俗由胡元以未未變也為撫巡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可

金生水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蓋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星爲氣之精石爲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黃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本青今草木俱綠者草木不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綠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

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
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
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
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
意行為業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
獄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為真有若另
有他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入識界又解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
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見有解者
曰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

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難知口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尤疑之及後讀瑱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即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嚴寒凜冽水冰地凍在時則是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是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方行溫令故風寒亦能傷之土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然後痛快明白此節應所以為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也

夢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潛書謂為鬼遊心溺乃當蓋寃乃陽

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焉魂
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蓋觀其老而夢也所歷皆少壯
之事豈非魂為少陽之氣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為一身
之主宰出即人死故曰屍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
內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
之言勉齊為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
其不足為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我又
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不
必書耶抑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

意

人名不同

雉朝飛等府解題古今註俱曰齊愍沐子作也別書又稱
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爲介之推琴操以爲介子綏說
苑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拈書質諸博雅
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母卧冰得魚晉王延亦爲母欲魚扣冰而哭忽
魚躍出水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袁安除雪入見其高卧又

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縣令還椽排雪見定絕穀夫二人皆孝母求魚於米名音又似矢胡之字又渾於袁名因雪而令遣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王祥袁安之事故姑出之

素問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爲即全元起所著猶非隋唐文也惟馬廷列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漢以後語斷然以爲淮南王之作予意鴻列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藉岐黃以成名豈不可曰述也乎或者醫卜未夾當時必有些黃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

學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證異奇環處乃蘇飛等為之也故宋潛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止是也且淮南七十二侯與素問註皆多舛藥禁五物玫瑰秋至為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王冰當時亦知素問出淮南也岐黃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則黃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為漿以妄為常則儀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恠耶精微論中羅累雄黃禁服篇中軟血而受則羅與軟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為岐黃問荅而淮南文成之者耳